

鸟鸣啾啾,天籁声起,悠扬婉转的二胡曲,徐徐揭开寂静幽谷的朦胧面纱。琴音绵密悠长,一幅空山溪流、疏林飞瀑的山水画飘然眼前。志怀高远的仕子,揖别草屋中的妻女,跨小桥、行古道,去往远方。紧接着,清越的竹笛声破空而来,将世间万物怀想,牵引至空灵深处。仙乐般的《山野幽居》,用作台湾作家蒋勋先生《细说红楼梦》有声读物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地烘托出红楼梦前80回的悲欢离合,让我等听书人痴迷沉醉,欲罢不能。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是人类灵魂的避风港。有好的音乐背景,经典的文学典籍便活化开来。在有声读物的后40回,似乎蒋先生不太认可续写者粗糙的文笔与思想,说书的激情递减,声音变得懒洋洋提不起精神,其间就连过渡的背景音乐,也换用了一种让人听了萎靡不振的曲调。《山野幽居》的琴音消逝,再听那有声书,品质大打折扣不说,简直算得上敷衍塞责了。

我是在重读《红楼梦》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再次戴上耳机听书的。几乎每晚,除却要紧事,都往大众广场或河滨步道沐浴夜色。在月明星稀中,一边步行,一边让蒋勋老师富有磁性的男中音萦绕耳际,与书中百年前“青春王国的少男少女”们,来一次穿越时空的悲喜神交……窃以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陶冶性情的必要形式,生活中有了音乐,有了文学,岂不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诗与远方?

由《山野幽居》想起了在主城生活的日子。我本是个平凡人,平常日子简单过,爱好文学,听听音乐,便得到无尽的心安与欢愉。那音乐或是高山流水或是雅俗共赏,可以是音乐演奏家、民间艺术家也可以是普通人随意弹奏。

我听过这样一支曲子,它来自小区林中凉亭,出自一位素不相识的邻家老者。

郊外的小区,植被茂盛。西南角和东北方向游泳池边,皆有疏密相间的林地,林中筑有四柱架梁红瓦覆盖的方形凉亭。亭中置四方砖台,台上铺有棋盘,供业主闲来打牌或对弈。亭内,摆有淘汰下来的沙发、木椅、板凳若干。每当华灯初上,写字楼归来一身疲惫的我,总会在回家路上疾步前行,以增强身体日益下降的免疫力。只见那东北角凉亭里亮有一盏电灯,灯下三五老者或壮汉,头挨着头,顾不得灯光周围飞舞的蚊虫袭扰,常常为一着残棋、一副好牌而唏嘘争吵,恰如一群闹哄哄、夜不收的鸟雀。而西南角林地亭子,似乎没有受到干扰,宛如一处“真空地带”,娴静如斯、“文明”如斯,显得文静、高雅许多。尤其在夏夜,时常见到一位不知从哪一楼栋走出的白发仙翁,借着月

琴声何处

罗毅

夜的幽幽白光,独坐亭内,气定神闲,一把二胡在手,马尾弓搭琴弦上,将《二泉映月》《良宵》《赛马》诸曲,传递给空寂的夜色。

每每走过东北凉亭,为避恼人的噪声,我便加快步伐,实在不愿多待一秒。来到琴音缥缈处,不由自主地,脚步就慢了,甚至有时候,我会悄然站立在暗夜的凉亭小道,聆听亭中传过来丝丝缕缕、如泣如诉的琴音。实话说,老者的琴技并算不得好,甚至有时曲子还出现明显的演奏瑕疵,但这并不妨碍二胡营造出或哀怨,或苍凉的气氛。乐音时如野蜂,在凉亭中上下飞舞;时似轻云,在夜晚的林间氤氲飘浮……我驻足侧耳,美美地

享受琴音,与操琴的老者,迷醉于音乐的梦幻长河。

因为工作调动,来到离家三百公里远的小城,已有两载。似水流年,在不经意间,时间之河早已不是所认知的那一条河流了。两年光阴,不长也不短,有的人来了——朋友圈新增了数十位好友;有的人去了——转过身去,就是永不见面。见那西风漫卷处,葱绿的银杏渐黄,山野又是秋色迷离层林尽染,心中自会莫名地滋生出地老天荒的惆怅。这样悲秋的情绪,是也,非也,五味杂陈,无法言说。

是被说书人的情绪感染,还是为消逝的《山野幽居》乐音伤感?真真就挂念起那凉亭中操琴的老者。时光如梭,人生如梦,曾经带给我美好念想的老先生可是安好?拨动心弦的琴音可否还在?

妻子在微信中说,专门去寻了你所说的小区亭子。凉亭依旧,人去物空。加上近日阴雨频频,老者怕是多日不来操琴的了……

琴声何处寻?脑中一片空白。心,竟变得空落落的。



周末的校园(外二首)

龙泽平

秋雨霏霏
秋风习习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我带着八分醉意
从学校的西大门走到东大门
这个平时喧嚣不已的地方
此时何等沉寂
一只打湿了羽毛的画眉
从桂花树上跳进了灌木林里
它竟然连声也没有吭一吭
那些高大的香樟树就不去说它了
那些繁盛的黄葛树也不去说
我此时最想说的是
我当年心疼过的那些小叶榕
在我经过它们身旁的时候
虽不能给我遮风
也不可能给我挡雨
但至少可以给我点点滴滴的慰藉
我孑然一身时
只有它们离我是这么近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
原来是怎样的一个矛盾体
喧嚣的时候,我多么渴望沉寂
真正沉寂了,我又渴望喧嚣

蟋蟀

我有时在想一个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
那些蟋蟀
总爱在漆黑的夜里放声歌唱
到了白天却缄默不语
黑暗是从天而降的
阳光也是
而我始终不明白
我们和蟋蟀
同样是天底下的渺小者
对待光明与黑暗的态度
怎么会是不一样的

退群

有一种工作到了终点
有一种友谊需要结束
在不得不退出的时候
我并不是没有半点犹豫
有的人
到来的时候轰轰烈烈
离去的时候
自然也喜欢大鸣大放
而我是轻轻地来的
所以我要悄悄地离去
我只用手指轻轻一点
就实现了一次断然的转身

站在楼顶

谢子清

当你站在楼顶
站得足够高
15楼和21楼都是铺垫
翅膀无法误解天空
一块瓦片,打不败所有视线
你能看见生活的另一面
看见横七竖八的日子
时光忙着转身、交接和奔跑
希望正在结疤

当你在楼顶站成风景
只有仰望才能读懂你的高度
只有你读懂了自己的眼睛

科普文学



编委会顾问:王合清 杨树海
编委会主任:祁美文
编委会副主任:钟红兵 马德凤
编委会成员:
王元贵 吴应俊 潘万山 陈绪安
兰立莉 黄定坤 陈学斌 谭钦志

康熙·六言诗

清·康熙

危石才通鸟道,青山更有人家。
桃源意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

【知识点】

康熙曾御书此诗给告老还乡的监察御史傅作楫,这首诗是在被誉为“天下第一景诗”《寻张逸人山居》上改作而成。原诗为:危石才通鸟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作者为唐代诗人刘长卿。康熙写下这首诗,一来是对傅作楫晚年生活的祝福,同时也是他自己对长江三峡的一种美好向往。“危石才通鸟道”极言巴蜀地区道路难行,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异曲同工之妙。蜀道为何如此难行?这是因为地壳运动使巴蜀之地形成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南有大凉山,西有雪山高原,中部是四川盆地的特殊地貌。

【注释】

- ①危石:高大的山石。危,高的,陡的。
- ②鸟道:鸟才能飞过的山道,这里指险峻的小路。

本诗摘自《科普诗词100首》